

晨報副刊

(一九二七年——六月)

13

影 印 者 说 明

《晨报》的前身为《晨钟报》，是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进步党（后改为宪法研究会，即研究系）的机关报。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五日创刊时，即在第七版刊载小说、诗歌、小品文和学术讲演录等，因随《晨报》附送，故称《晨报副刊》。一九二〇年七月，第七版由孙伏园主编，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把第七版改出四版单张，并定名为《晨报副镌》，着重宣传新文学，同时按月出版合订本。一九二五年为徐志摩的“新月派”所控制，一九二八年六月停刊。为了便于查阅和保存，这次影印将原合订本缩小为十六开本，分装为十五个分册。

晨报副刊 （第十三分册）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一 年 影 印
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本册定价：16.00元

新農報

十六年一月
第六十四期



晨報副刊第六十四期目錄 中華民國十六年一月

本刊，從十四年十月一日起改訂今式，以期閱覽便利。目錄內容，分爲譯文，論著，文圖，詩歌，雜著等，開列如左。讀者主顧，又國際週刊由馮景君主編，社會週刊由趙己祥主編，家庭週刊由趙己祥主編，以上三種週刊依次附在卷末，不另分門別類。以上各篇原下均載明頁數以便閱覽。

譯 著

美國教育之總批評 (五) 朱君毅 譯
宮壁成李錫年合記

論 著

中國戲劇運動的將來 (二) 熊佛西
中國美術家底責任 (五) 許地山
評馬事二次公演 (三) 張嘉謨
智力測驗與科學 (二) 歐陽
教育與自由 (三) 歐陽
測驗中年齡遺傳貧富問題 (一) 張耀農
王陽明知行合一之救 (三) 梁啟超
人心與人生初版自序 (二) 梁啟超
黃仲則的詩 (四) 梁啟超
關於「教育與自由」 (五) 梁啟超
純客觀法 (五) 梁啟超

文 藝 (附譯述)

落花夢 (二) 于廣虞
女人的魔鬼 (三) 許廣青
煙囪門口 (六) C
人散了 (一) 于廣虞
綠絲 (一) 潘振武
衛海濱故人 (一) 潘振武
中秋節 (一) 潘振武
文藝雜想 (一) 潘振武
寄燕北諸故人 (一) 潘振武
沅江夜渡 (一) 潘振武
五十塊錢 (一) 潘振武
第三次第三個妻子 (一) 潘振武
重圓 (一) 潘振武
科學是迷信麼? (一) 潘振武
紅樓 (一) 潘振武
蕭瑟 (一) 潘振武
悲 (一) 潘振武
寫給弟妹 (一) 潘振武
情 (一) 潘振武
金葉蟲 (一) 潘振武
我門的房東 (一) 潘振武
一個小家庭 (一) 潘振武

臨行 (五) 品
別宴 (五) 品

雜 著

與適之先生論幹政及新自由主義 (三) 伯
讀「盧梭論女子教育」 (六) 孫東侯
介紹杜蘭著哲學故事 (五) 張煥年

國際週刊目錄

第六十五號

外僑權利問題 (二) 陳治安
浩斯上佐的回顧錄 (三) 陳治安

第六十六號

危機當前之大英帝國 (五) 明泉譯
所謂卜次且會議 (六) 陳石平譯

第六十七號

俄羅斯與印度之關係 (五) 楊汝覺譯
我國之國際貿易 (二) 歐陽國傑

第六十八號

印度之國家主義與選舉 (三) 汝覺譯
大正時代外交之回顧 (五) 湯逸鶴譯

社會週刊目錄

第六十三號

歷史上之同盟罷工運動 (二) 戴景雲譯
先天觀念論 (三) 莊秋水

第六十四號

國家革命和世界革命 (五) 郭伯文譯
德國勞動法制論 (六) 鶴逸譯

第六十五號

平民教育運動的使命 (五) 湯德如譯
平民教育運動的使命 (五) 湯德如譯

第六十號

家庭須知的傳染病預防法(一)

(iv)

(五) 考

(四) 煤

第六十一號

--- (HMI) 2

—(K)]

—(七)—

—(人) 姓

青 輝 運 輝

第六十二號

(九)

(10)

(11)

(11)

(111)

(111)

第六十三環

兒童之神經訓練

家庭須知的傳染病豫防法(四)

飲品製法全譜(九)

聰明的馬加慶

新用器畫

文明奴隸(三二)……

(一六) (一六) (一五) (一四) (一四) (一三)

愛 威 的 大 講 年
杜 小 說 第 二 集 演
小 電 美 說 第 一 集
心 理 與 戲 集
自 己 的 一 生 劇
智 慧 的 測 量 集
戴 東 原 二 百 年 集
義 賊 畢 加 文 集
人 道 義 之 地 獄 交 林 集
小 說 成 就 人 的 孝 道 活
本 劇 小 說 或 會 闖 席 生 活
匪 關 席 生 活

一冊四角
二冊一元二角
一冊五角
一冊五角
一冊六角
一冊三角五分
一冊四角
一冊六角
一冊四角
一冊七角
一冊六角
一冊三角
一冊四角五分
一冊二角
一冊三角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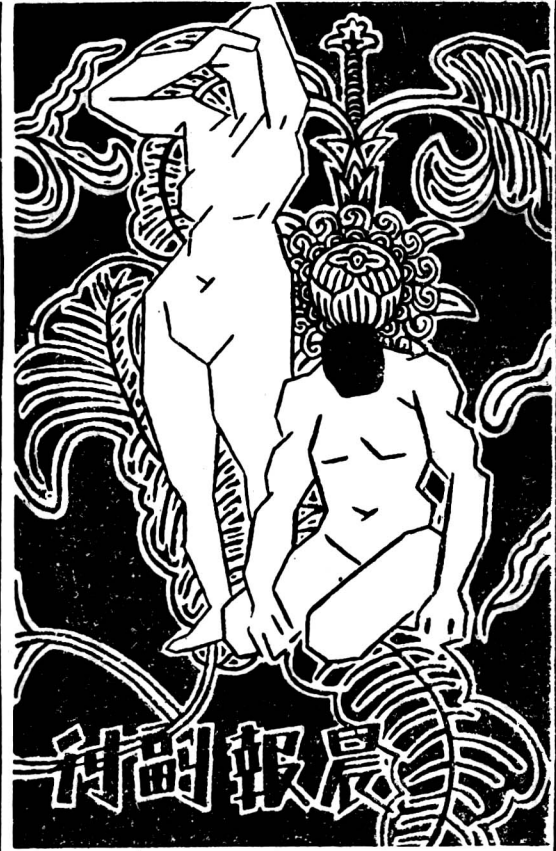
外埠另
先郵費
照書價
加一計
算不通
滙兌地
方可用
一分四
分郵票
代價九
五折算

雪峯詩(本刊不零售多年連費四角二分)
可用郵票代價訂者請向北京清華學校與我
直接接洽

彭 學 沛 著
代傳處：星報社，北大出版部
東安市場佩文齋，勸業場。

目 書 品

法國文學史 六角五分
當代的文學小說 三角五分
雨熱風天 四角
雷風雨 四角



中國戲劇運動的將來

熊佛西

新劇運動在中國已經十多年了。它的小史，嚴格的說起來，可以分作三個時期：一曰文明戲時代，二曰愛美的戲劇時代，三曰專制時代。要預中國戲劇的將來，不可不先知道它的過去。

文明戲原非國貨，是在清末民初一般留日學生從日本帶來的。日本大概又是從西洋戲劇裡來的變象。剛入中國因為是原裝貨，頗為一般人所歡迎，蓋扮演者多半係有志之士，其目的在移風易俗，改良社會。他們的方法是採一種專表化妝演說與取笑，與意大利的Comedy or Farce相彷彿。這種文明戲實在不能算是戲，不過他們當時的目的很正大，精神亦很團結，所以不上幾年這種非戲劇的文明戲就遍佈京津滬漢各大商埠。各校的學生會之亦有相當的迷信。可惜不久為流俗所利用，正如現在德國電影一般，文明戲就降為一種為社會所不齒了。於是有了愛美的戲劇出現。

「愛美」(Amateur)的意思，不啻戲劇吃飯而愛戲劇者，謂之愛美的戲劇家。參與這種戲劇者多半為學生，所有的表演亦多在學校內舉行。他們演劇的目的在籌募款項，他們的動機在「遊戲」，他們的方法，從文明戲的要尤看來，確是「遊戲」。且他們有了限定的劇本，所以不連像文明戲那樣隨意去胡扯。可惜他們的劇本太都是「故事」的舊話，很少進步是「有劇」的劇本。我自己為他們編過幾齣劇，雖然才疏學淺，但他們總是不滿意，所以對於它是「有劇」的劇本，一經已往物愛美

劇的時候亦是如此——因之一般愛戲劇藝術者亦漸漸不滿意了，由是所謂「專制」的戲劇一出世矣。

我把專制的戲劇代表十餘年來中國新劇運動最後的一個時期，也許有人要罵我過於武斷。專制的戲劇系是全國遊說戲劇人材惟一機關，這總可以說吧？它的生命還不到二年。過去的成績如何，將來的結果怎樣，我們暫且不管，不過這全國獨一無二的戲劇系有兩點很可使我們注意：第一他們對於戲劇的態度與已往的團體不同。他們是把戲劇當藝術之一，否則亦很難在專制佔一席；他們把戲劇當看戲看待，否則他們與文明戲與愛美的戲劇者又有何分別？在該校戲劇委員會的學生大都與戲劇訂有「生死約」。有幾個吃了午飯——早飯當然是免了！——還不知晚飯在那兒的同學，雖然他們的環境是如此逼人，還是百折不回的要研究戲！這種精神是何等的可貴！像這樣冷冰冰的多夜，風刀刀的晚上，又沒有人強迫他們，他們自己還要跑到學校來自習，這是何等的熱心！我說這些話似乎很帶點彩色，可是這是我個人與他們相處半年久想說而沒說的幾句心腹話。總之，專制戲劇系對於戲劇的態度是使足使人注意的，雖然他們的成績與前途的命運還難說不到。

專制戲劇系第二件使我們注意的事是它是「一個獨立」的機關。本來，如今天的「獨立」真算不了什麼，不過於戲劇一道可還有一點「特殊」。大家都知道他們中國人一向是看不慣戲劇，雖然他們亦很

歡喜聽曲聽戲。現在這個戲劇系既屬獨立，教育部的先生們當然不能像從前一般入那樣說：「忘八(戲子)吹鼓手」！換句話說就是政府在表面上已經承認了戲劇為藝術之一，應與其他藝術一視同仁。這對於戲劇藝術的本身固然沒有多大關係，却是戲劇運動應有的程序。

但是，熱心戲劇的朋友們啊，這個把戲劇當藝術的戲劇系能否長命至今仍是一個問題。第一我們覺得北京的教育費過於支絀，使我們在設備上與教授上都感到極大的痛苦。圖書費沒有，電光電費沒有，舞台舞台沒有，教授教授沒有，叫這些熱心戲劇的同學怎樣上進，請問？學校當局雖然屢次想「設法」，但是，朋友，「巧婦難作無米之炊」阿！

還有一個更難的難題。假定專制戲劇系的設備都非常完美，學生亦分外用功，那麼他們四年畢業後到那裏去？乾脆說就是他們將來的飯碗問題怎樣解決？他們的興趣發展是否有把握？或者說，只怕他們沒有真本事，有了本事還怕沒有地方用嗎？他們不可以演戲去嗎？對，演戲去，可是在現在的中國他們到何處演戲去？請問國內有那幾個劇場可以容納他們？固然他們不止一個，且能編，演，製，配，凡是戲劇家應有的知識他們都有了，祇要他們有天才又用了四年苦功。但是在如今天的中國，何處是他們的用武之地？這是專制戲劇系的生死問題！這是中國戲劇運動的一個大問題！這是我們日夜思索而未能解決的一個難題！幾句空話的難題，形勢指示我們解決這個難題的方法？

中國戲劇運動的將來 熊佛西
落花夢(兩首) 千巖虎
女人的魔鬼(續) 許晴青
奧迪之先生論辭並及新自由主義 伯山

中華民國十
六年一月六
日 星期四

的紛亂。我覺中國的政治一日不上軌道，中國的戲劇一日不進步。劇事果當然是如此。譬如現在有人要辦劇場，在如今時局之下，恐怕要失敗。為什麼呢？今晚開演，昨晚開演，深更半夜，敢出門嗎？再者現在張三亦開劇，李四亦開劇，煤舖裏今天來討賬，米舖裏明天來要錢，在如此的經濟壓迫之下，飯沒有吃，豈有閒錢去應酬？——事實既如此，辦劇場的難不顯明，門亦會自閉！中國一日不太平，一日不能有好戲看。泰西各國戲劇最盛的時代，正是他們政治大放光明的前後。希臘如此，英法各國以及西班牙亦都是如此。

可是專依政治上軌，而我們自己不努力，戲劇亦不能有結果。所謂名流學者富有的同情補助固不可少，倘是你不助而事望人助，天下豈有如此容易成功的事嗎？想別人來幫忙，你總得自己先下一番力。所以我希望有志於戲劇藝術者趕快團結起來。做點苦功：編劇的編劇，導演的導演，配景色的配景色，調音樂的調音樂，做戲劇學問的做戲劇學問，總之大家同努力，努力了幾年當然會有相當的成績，那時社會無論如何的麻木，我想決不至忽視我們的勞苦，社會既對於我們有了真正的同情，自然會給我們相當的補助——其實這亦是補助他們自己。不過我們不可忘記：「努力應從實際做起！」不但有志於戲劇者應該如此，凡有志於一切學問業者都應該如此！

總括起來我們可以斷定：中國的戲劇正在萌芽時代，它的將來如何誰亦不敢說，不過它的命運是以今後的政治及同志如何努力為轉移。就是它過去的十餘年，亦有線索可追，最顯明的就是西洋戲劇的影響，易卜生，蕭伯納，柴爾夫，王爾德，托爾斯泰都是有力的媒介者。這却不能怪我們自己沒有出思專門捨人牙慧，無論何國在戲劇革新的時候，沒有不受外國影響的。法國德國俄國都是如此，現在的美國亦正在如此。但是我們決不可永遠如此！

一九二六年終，於北京

落花夢

(附首) 于唐虞

夜半醒來靜聽寒窗外落葉之殘韻寂音，偶向遠天遠望天上無飛鳥，空中無行人，長夜無歡心，往日的恩愛友情已如灰燼。

好夢難尋，心已浮着灰色頭飾之光痕，深閨夢裏人死，落於我的夢，淚痕紛紛，哭，哭，哭，時之黑海中又沉沒了一顆珠心。從此後，我不信有微笑從地獄中之靈魂命運之甕邊身，不向足下的神祕求償。我將如一無知的嬰孩遊遊於山間海濱，一手促着逝去的良辰，一手美酒與詩文。夜半醒來靜聽寒窗外落葉之殘韻寂音，偶向遠天遠望天上無飛鳥，空中無行人。

(二)

荒林間無邊際的冷霧，飄着淅淅的詩，長足之寒風吹起蕭瑟的楓葉在寒郊之外，蒼茫空虛的宇宙從此破滅了質樸的情懷。你去了，過客，世界沒人為你祈禱，淚洒天涯，現在靜寂於黃土下的詩體已不追求情愛，情愛是一潭無底之苦水，粉飾着美的顏色。

我們曾海舟海上，當時你自己血色的詩篇，那時詩篇你靈魂的宮殿，飄着夢之歌，你寂寞的死去像一朵落花飄落於長流間，飄去了，即過山峽中原與開海，永不復還。現在，夜正深，風清，我孤獨的徘徊於荒涼，萬里銀波在寒窗，慘慘，慘慘，慘慘，慘慘，慘慘。

女人的魔鬼(續) 許詩青

下

當葆和和瑞影來天津時，已經七點多鐘了。

葆和因為巧施他的計劃，故意延遲了赴瑞口的津浦車時刻，所以當晚只得投奔旅店住宿一夜。

當他們住店時所填寫的旅客書，寫明他們是一對新夫婦，因此店主也就沒有詳細盤問他們。

他們住的是二等房間。入門內的左角有個照身鏡，右角有梳洗盆，中間擺着白漆的八仙桌，桌上陳列一對花瓶及一付茶壺茶碗，屋深處有兩張鋼絲床對面擺着，被褥都是現成的。執說這房間的陳設雖不甚講究，但還整潔。

吃了晚飯後，葆和裝做鎮靜的態度，

坐在桌旁寫信，令瑞影先睡下。

當瑞影即衣時，葆和不時斜眼偷看她。見到她脫身上身吊胸的裏衣時，露出兩隻手臂，白嫩嫩的好像鵝頸般的惹人溺愛。及脫到褲時，葆和更可笑，他使盡他鼻尖的銳敏去嗅她的腳臭，好像咀嚼什麼香味一般的快感。

當她睡下時，在葆和好像一件重的心力壓在他心上。他跳動的心情，使他全體都緊張了。悶塞的氣息使他抽拉一口整長而驟有短促的呼吸，他簡直寫不下信了，只是在紙上塗抹塗改，糊塗黑道。自己卻覺得心思紊亂得不能自主。

他幾度用眼色瞞着瑞影，雖一時在她沒有覺到，但終被瑞影發現，使她驚促不安。她轉轉在床上，心情交征在羞澀與恐怖的情況中，幻想她處女向多樣的遊魂。實在的，她既又不願多說話，但又很難渡過在她看來這緊張的時刻。好在這時伙計走入沖茶，還將這摺扎在沉悶的空氣擡去。

「先生，我們快睡了，還有什麼事使用我們嗎？」伙計問。

「有事再說，沒有時你，不必再來。」葆和說。

伙計答應後，便走出房外。葆和順便將房門鎖上。

「明日什麼時候上火車呀？」瑞影問。

「明天——我還想一個朋友去。」

「做什麼？」

「不必管，總有事就是。假若明日那件事沒辦妥，不妨多住一晚，反正我們已經出京，你母親們都找不到這裡來。」葆和說時，便將身換近瑞影牀前。

他手按她散亂的頭髮，在這時他要求找出前古對讚美女人頭髮美麗的說話來。在瑞影再要追問他幾時離動身時，他却先說出來，帶着邪惡而醜笑的孔面。

「你冷嗎？」

「不。」

「被褥太薄，你睡得腰痛吧？」

「不，不。」

「那麼，我們倆的床舖各任一吧吧。葆和的用意顯然的容忍不住，好像要沖開兩床的開水一樣。

「不，不，不。」

「有什麼要緊呢？」他反臉笑起來

晨報

本報地址：天津法租界二十一號路
電話：二一〇〇
零售：每份五分
本埠：每月一元二角
外埠：每月一元五角
廣告：每行每日五角
訂閱：半年七元，全年十二元

本報地址：天津法租界二十一號路
電話：二一〇〇
零售：每份五分
本埠：每月一元二角
外埠：每月一元五角
廣告：每行每日五角
訂閱：半年七元，全年十二元

書目
錄品

整理財政計畫	五角六分	蒙古地圖	九角
中國稅關下運一	元	地理化學	一元二角
中國經濟史上論六	元	應用電氣化學	一元四角
貨幣論一	一元二角	海軍之畫三	四角
孫子經濟思想三	三角	現代名畫集三	六角
		海軍之畫四	四角
		新舊戲曲之研究七	二分
		中國史一	二元二角
		江季刊三	一角五分
		松坡軍中遺墨一元八角	
		花似子三	三角

「不，我不。」

「瓊妹，我們已經要成夫婦了，則使我想也……沒有什麼。」

瑤影飛來，臉上驀然紅起。這一顆話，在處女們看來，算是一生中轉變她們症嚴的一個關鍵。她在這時候完全失了她的自決的意志；她既沒有勇氣再辯駁她，她一方面還要他顧全些她貞操的面子，她調過臉向裏，全身抖動。就在轉變的剎那間，葆珩趁勢攔住的上身，將身移上牀來，便施展他慣例勾引婦女的調情的手段了。

一夜間，葆苾不時的從自己的牀位走到瑣影的牀位，從瑣影的又走自己的。

一清早，瑣影便起身了，雖然她被葆苾攪了一夜，身上疲乏得頗劇。她用手梳梳梳多少的頭髮，因為昨夜葆苾曾她的散髮來糾住他的腰身。她對着照鏡微笑自己，昨夜多少意識出入在她此刻的追憶中。

不久，伙計也就倒水進來。於是葆
珩也就起來，坐在牀上對着瑣影總是輕笑
，並用俏皮話來激動她，但瑣却低下頭來
，只是裝作不睬。

「環妹，知道嗎？昨夜春風吹落了桃花瓣瓣！」

「作什麼這樣輕薄呢？」環影有些惱了。

葆初起身陪罪，但態度總是帶着輕薄的樣子。他洗完臉後，直接到午飯吃完了，他說他出去辦事。但他實在的不過到上浦口的火車，心想再和瑤影快樂一晚。所以他回來已經是上燈時候。他對瑤影說今夜又不能走的話，她只得不走，再在這旅店裡過宿一夜。

在半夜兩人歡樂過後，璦影緊追着他明日必須南行，所以生把他供出他逼出來，身上只帶着三十元，所以根本上就沒法子到上海。璦影繼後，這才明白她受騙了。登時她嗚咽的悲泣她被騙失身，但他既不安慰她，反怪她半夜三更哭啼，吵醒人家的夜睡，因而還罵了她夢句「賤骨頭。」雖然也懂，但她因為自己名譽攸關，她却不肯承認的反罵她只低低的，低得只有對面的人或者從她臉上的表情才能覺出來她罵的是什麼。

「葆珩呀，你真該死，這樣騙人！」
瑞影不知從多少的意義中才擠出來這幾句說話。

「我何嘗騙你，這事你自家也願意的。」
強硬的辯駁，終是一個於作騙的口

「誰願意？若不是你騙哄人？」

「無論如何，我以為，也是我勸你的好話，不要在這半夜三更時候吵鬧，事情鬧大了，自然對於我不利，但對於你又有好處嗎？」

將來你有什麼臉面去見人呢？」

「還有臉來……」璫影說到末尾的「來」字，喉嚨都哽咽了，哽咽得咬字都不清。她將身撲在牀上哭泣，這樣哭泣只使他增加討厭，決不致使他慣例誘惑的惡念，與以憐憫或同情。

「理妹，算了吧。」他狠戾的笑說：「事情已經做到這樣，那末我們至少要痛痛快快的再快樂今晚一夜吧。」他還強暴的行爲，使他強暴的扯過她的臉來問他的輕薄；在這弱小的被壓迫者，只是掙扎不過的，終於吃虧了。

在這一夜的吵鬧中，使珊影哭入睡夢，夢裏醒來的懷絕，直待天明時，她還是似在睡醒間哭泣，將兩隻眼睛哭腫得小紅桃般。

就在大家望口聲音充滿的清晨時，老劉已從別人打聽出來他們的消息，找到這店來。由伙計引見後，認清特種是環影小姐及葆珩。就在各個相見的曖昧的剎那，使環影從怨憤而驚訝，急轉直下的便又羞赧起來，在葆珩也有相當的奇怪與偏促。

「老劉，你怎麼跑到這裡來？」葆珩問。

「我和太太趕到天津來，經過了一天的探聽，今天我才找到這裏來。太太還在佛照樓哪。她預備今天再找不到你們，明天便搭火車趕到上海去會你父親，控告你父親哪。」

老劉說話時，兩眼睜睜呢痴，露出極輕視的樣子。當時葆芬確也嘗絕得腔口無言，但從他一向抵賴的鄙惡的心理中，驟然又強硬起來，指令老劉即刻走出房門外，不得稍事遲疑。他更以飽拳和老劉示威。

老劉登時付了一笑便走出去了，在他眼裡並沒有把孫珩看住，更沒有把他嚇住。

伙計們是多本奇異的，在他們看來一位旅客那樣唐突的走來，却又那樣揚長而去。

去。雖然，他們用他們以往的經驗和理想，實在也已猜着了，不過還未能給以實的証實。

經過半點後，才被走定的老劉帶到一位老太太同來。這老太太就是瓊影的母親，他們沒有通知號房，直接的走到二十二號房去。

這時，老劉走進屋來，看着葆珩是多未驕傲，站在他太太的身後，不時的幫助他太太對葆珩說幾句歹話。

在老太太的原意，本想見到瑞彭時痛打她一頓，但當時看到她哭泣得那樣可憐，在她叫聲「母親」，那懺悔與悽問的聲，將她母親之心完全柔化了。她跪在她母親前泣訴以往一切的經過，使她母親憐愛她，比較她以前沒犯事前還痛愛。爲了顧全她女兒的名譽，她不願多和傑斯計較，將風聲擴大。她對君傑斯含淚的指摘：

「蕉痴，你這壞蛋，標榜男女自由，中結的新思潮來誘惑女子。本來我懶拼了，我這條老命和你拼命，在至少的程度上，也要和你到法庭去控告你！但是呵，『理影的母親的淚如雨下，聲音都哽了，』爲着我女兒的前途計，不忍使人家逼逼我的女兒在你手下躊躇，我——我姑且便宜了你，這事算完了。你呀蕉痴！」

但是崔甯在旁微笑着，老劉氣憤不過，伸手要將他打一頓，但瑞影的母親一想到她女兒的名譽要緊，只得把老劉勸住。

• 這時她女兒攙起，將帶來的包袱舒起，他們主僕三人就這樣銷聲匿跡的便走出店外。

事後，打聽出來蘇府不但有家室，而且還有五歲及三歲的孩子兩個。在他手下受騙而失身的女子，以前便有七個。各個都因為名譽懸關的緣故，誰都不敢聲張和他計較。他也就是仗着這一點的緣故，便再三的誘惑良家女子，一點顧忌都沒有。

與適之先生論幹並及新

自由主義

讀罷趙之先生的兩封信，而且細細的咀嚼以後，實覺得許多很可口的東西。但是還有些許不合脾胃的物質，這是非吐不可的，雖然牠們並不像喉頭的骨刺那樣令人不快。從胡先生的字裡行間，深深的認識了胡先生近來的情神：他是一個勇敢的青年，尤其是他那「青幹」、「儂幹」的豪氣。

「幹」是我們的寶貝，但是胡先生說，我們同時要顧到這有幾個怪物！這是我把牠們拒在門外的。胡先生雖然不時把牠們公然帶家，然而已有毒來牠們的毒勢。胡先生過分的信賴牠，過分的信賴牠，祇要那幹的態度不會我誠身誠心至於到不確幹的情狀，我都不去顧慮的，祇要牠們所用其反骨。但是胡先生於不確幹不願事，不願方法而幹去約同了，我也就不能默爾而息了。

本來胡先生是說胡適的理趣與精神，那末我們讀者也不應越出範圍，不過一方面因為我不大十分明瞭胡適對於理想的實施，同時覺得這個論點可以當作通則來說，因此我的話都是為一般而說。又因為胡先生祇是說說蘇俄，表面上並未曾批評，而且也未曾公然主張不據學理的幹；但是從胡先生的敘述引證，確實顯明的流露出「不據學理不據方法去幹」，為了預防大的流弊，所以對於傾向趨勢等隱微部份也事發一駁，這種立論自然是大奇，然而藉以引出我的淺見，想來是胡先生同讀者所原諒的吧？

烏托邦理想祇要去幹便可成功，有幹的精神然後才有試驗烏托邦的權利，這是我承認而且應自勉的。但是我們要注意：第一，我們所要實現的烏托邦是為實現理想而不是幻想，而且是根據人類活動推出來的理想。第二，我們不替普通不普通，我們祇問是否適於此時此地。第三，所謂方法者是實現理想的步驟，是幹的次序。我既有上面這三條認識，因此我以為一個幹的人——一個烏托邦理想的實現者，他的理想要有充分學理的根據，而不是不合人類事實的幻想，他要認清是不是合於此時此地，他要採相當的方法，然後才能利於人類。

這理所說的三個條件，我們可以說是「理性」的，實在可以說是「人」的，因為別種動物不會這樣思考。胡先生提倡幹的精神，而鄙視「學理」的根據，甚至斥「和平方法為孩子氣的話」，我認為非

常危險。學理這東西是性情的，本與一般熱血而幹的人不大相合。然而熱情無理性控制，不但如胡先生所說，「世界上大的動盪只是感傷與成見的衝突」，而且可以使人性流於獸性。從此世界上找不出「善美」，而祇是獸類所說的「獸性」也找不出「善美」。於是少數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幾人類，教育只作了訓練「獸性」的方法。「一幹成功萬骨枯」，他們是幹幹的人，然而人類所受的影響却不將開闢了！

幹的精神猶如火車頭上的煤炭產第一樣，金掉牠，火車是不會進行的。但是我們要有完好的鐵軌與馬車，整齊的軌道，整齊的馬車而定開車的時間次數地點，才一直向前進。這上面既費了多數人的利益，即成廢棄而無從見鬼鬼只怪牠們自己冷落。可是你用了不好的鐵軌，又沒有一定的軌道，只憑熱氣，橫衝直撞，從能力不決定說來自留牠相當的危險，然而却造成了殘忍恐怖的世界！

我的話似乎過甚，但如其你要不願理性的幹法，那是必然的結果。我不願學似是而非的中庸者成調和派，說些什麼「幹以濟理，理以輔幹」的話，我不知什麼是理，什麼是理，我只要一切人們服從理性而幹。我也知道學理充足的烏托邦是死理，幹的精神才是活力，一星星的活力比千萬倍的死理強得多！但牠總要為死理去幹。讓理智來灌滿人間，那成了冰冷陰森的世界，惟有熱情才能充實生活，而且「人牛觀」不是人死觀，除非你不想生，你總得賴生動的活力。但你不忘記，理性是你的朋友。我願與幹的人們互勉，我們應曉得勇士能斬斷毒藥，強盜也會放火殺人。他們的幹是彼此不同的！我們要的是生動的人們，我們不要毀滅世界的魔鬼；我們要形成領袖亦領袖的戰士，我們不希望什麼成王侯敗者賊的忍人。「學理」本來隨時隨地而異，「正義」也早晚市價不同。我不願迂腐的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我也不願說「汝安則為之」，因為這於已良心又來賣口的人不大適宜。但是人終是一個「人」，人類終是 Rational being，終是進化的動物。所以一個幹的人，他總要為了人類進化，他永久的必須的要為最大多數造最大幸福！胡先生此次的通信，提到幹的精神，

大有一「制衡力」的意志，「好野思」所說的超人有「利用民衆」為自己做事之勢。一個人道主義自由主義開弄弄的，自然免不了要說幾句野話。現在且聽我談談胡先生這通對幹的重心——新自由主義。

胡先生的新自由主義，我是要舉雙手贊成的，雖然有點不合會場的規矩。胡先生說「二十世紀底是全民爭得自由的時期」，而否定「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政治哲學」這一句話的成立，我不能不佩服胡先生明決。自人權宣言發表以來，世界許多大事，許多悲劇，可以都說是自由這個怪物作祟。至於論到自由的，自然還是無政府主義者為最，而且也很徹底；不過既有相合的團體，自由終難絕對。一個現成的社會國家，以至已然世界，都不能滿足我們的相當自由，所以自由的標準，不能用無效的要求，只有「爭」的這一條大路。我覺得不舒服，大礙覺得不舒服，到了我們多數人覺得少數人壓迫的太厲害了，我們要喘一口氣想痛快的呼吸，於是我們就要起來爭，這是無須同他們說理的，只要我們努力的「站在理上幹」。我覺得一七八九的人權宣言現刻還不會做到，所以我們要根據「人類生而自由，而且永遠自由，並且權利上平等。社會階級只能以公善為根據。所有政治集合的目的在於保存人類天然的不變的權利。這種權利，就是自由，財產，同抵抗壓迫。」努力去爭，並要這樣「自由」包括不害他人的自由行動去幹，以達到「全民爭得自由」。

胡先生既選定有學理根據（我認為）的「新自由主義」，而又有熱烈的「幹」的精神，我想將來定有收穫。不過許多人這樣的說：「近來青年作文，動輒是手槍炸彈，後面再寫上幾行大字，甚至一句話下用三個希望的字號。但是果真給他一枝炸彈，恐怕全身都要顫起來了。」平時讀胡先生的「四烈士墓沒字碑歌」何等悲壯，有多少「幹」！有多少「炸彈」！然而——然而胡先生……好在胡先生現刻已成了遺孀先生，不久幾點嚴肅整齊的德阿脾氣，並帶來法國愛自由的精神，再坐一次西北利亞火車，我想一定是會使我們失望的！

朱湘啓事

我的「新文月」出版第一期了內容有

晨報

中國文詞學 三
小說 二
文藝 二
影戲 二
劇本 二
作法 二

神方法，而其表現仍帶着很重的地方色彩和國性。

我國繪畫底特質就是看畫是詩的，是寄興的。在畫家底理想中，含有佛教和道家底宗教思想，和儒家底人生觀。因為純粹的印度思想不能與儒家融合，故中國的佛教藝術每以印度底神秘主義為體，而以儒家底實際的人生主義為表。這一點，我們可以拿王摩詰，吳道子和李龍眠底作品出來審度一下，就可以看出來。

「詩」是什麼呢？就是實際生活與神祕感覺底融合底表現。這融合，表現于語言上時，即是詩歌詞賦；表現于聲音上，即為音樂；表現于動作上，即為舞蹈戲劇；表現于色和線上，即是繪畫。所以我們叫繪畫為「無聲詩」，我們古代的畫家受印度思想，在作品底表面上似乎脫了神祕的色彩，而其思想所寄，總超乎現實之外。故中國畫之理想，可以簡單地說，即是表現自然世界與理想生活底混合。在山

水畫中，這樣的事實最為顯然。畫家雖然用了某座名山，某條瀑布為材料，而在畫片上儘可以有一峰一石從天外飛來。在畫中底人間生活也是很理想的，看他底取材多偏重看楓、騎驢尋訪、披簑獨釣、倚翠對酌，等等不慌不忙的主活。畫家以此抒其情懷，以此為其感興，故雖稍微人手理想，仍不失為實際生活底表現。我國底繪畫理想既與宗教，故畫家多是詩人，畫片上可以題詩；故畫與詩只有有聲和無聲底差別。我想這一點就是我們底理想中，「畫工」和「畫家」不同的地方。我希望今日的畫家負責任去保存這一個特點。

今日的畫家就向西洋畫風，幾乎完全拋棄我們固有的技能，是一種很可傷心的事。我不但不反對西洋畫，並且要鼓勵人了解西洋畫底理想，因為這可以激發我們底企望。我國繪畫底弊端，是偏重「法則」，或「家法」方面，專以仿摹摹臨為尚，而忽略了個性表現，結果是使藝術落于傳統底窠套，不能有所長進。我想只有西洋的藝術思想可以糾正這個方家或法家思想底毛病。不過國圖的模倣西洋與完全守家法各都走到極端，那是不成底。我們當復興中國固有的畫風，還畫與西洋畫都是方法上底問題，只要作品，不論是用油用水，人家一見便認出是中國人寫底那就得了。

我記得我國自古以來便缺乏歷史畫家。我任十幾年前，三兄敦敏要刻日本底時候便勸我致力於此。但後來我們都覺得有一個絕大的原因，使我們缺乏這

等重要的畫家，就是我們並沒有注意保存歷史的名蹟及古代的遺物。間或有之，前者不過為供「騷人」，「遊客」之流流覽，間或毀去重造，改其舊觀，自北京底天寧寺，而武昌底黃鶴樓，而廣州底雙門，等等，等等，改觀底改觀，毀拆底毀拆，傷心事還有比這個更甚的麼？至於古代彝器底蒐集，多靠子貢貴之月，青銅易示人，且所藏底範圍也極狹隘，青金，樂石，戈鐵，帛布以外，罕有及于人生日用底品物，雖然有些也是真真難得，難以辨識。於此，我們要知道考古學與歷史底關係非常密切，考古學不足，即不能產生歷史畫家。不注意於保存古物古跡，甚至連美術家也不能制作。我會說我們以畫為無聲詩，所以增加詩的情趣，惟過去的陳迹為最有力。這點又是我們所當注意底。

我們今日沒有偉大的作品，是因為畫家底情感受其環境底限制。試看唐宋一倒，此後畫西湖底人底感情如何便知道了。他們絕不以描寫西湖底莊嚴為興趣，故知古代建築底保存和修繕是今日的美術家應負提倡及指導底責任，美術家當與考古家合作，然後對於歷史底觀念正確，然後可以免掉畫壇人物看宋明衣冠底惡誤。於此我要聲明我並非提倡過去主義（經典派或古典派），因為那與未來主義同犯了超乎時代一般的藝術能力之外。未來主義者以過去種種為不善不美，不屬理想，然而若沒有過去，所謂美善底情緒及情操亦無從發展。人間生活是連續的。所謂過去已去，現在不往，未來未到，便是指明連續的生活一向進前無時休息底。因無休息，故所謂「現在」不能離過去與未來而獨存。我們底生活依附着過去，而住的時間底環境上，也只能記住過去底歷程和觀望未來底途徑。藝術家底唯一能事便在駕御這時間底環境使它得那連續的軌道通前，故他底作品當融合歷史的事實與玄妙的想像。由前之過去印象與後之未來感想，而造成他現在的作品。前者所以寄情，後者所以寓感一個藝術家應當寄情於過去底事實和高感於未來底想像。於此，有人家要說：藝術是不顧利害，藝術家只為藝術而製作，不必求其用處，但「為藝術而為藝術」底話，直與商人說：「我為經商而經商」，官吏說：「我為做官而做官」，同一樣無意義，藝術家如不能使人間世與自然界融合，則他底作品必非藝術品。但他所寄寓的不但要在時間底環境，並且顧及生活的軌道上頭。藝術家底技能在他能以一筆一色指出人生底誤謬或價值之所在。藝術雖不能使人決擇其行為底路向，但它能使入理解其行為底當與不當即很顯然。這樣看來，歷史畫自比靜物畫偉大得多。

末了，我很希望一時藝術家對於我們同有的各種技藝努力。我國自古為衣冠文物之邦，而今我們底衣冠文物如何？講起來傷心得很，新娘子非西式的白紗紗不蒙，大老爺非法定的大禮帽不戴，小姐非鋼筆不彈唱，非且撞不辨唱學生非英法菜不吃，非「文明杖」不扶！所謂自己的衣冠文物蕩然無存。藝術家又應當注意到美術「藝」的發展。我們底戲劇，音樂，建築，衣服等等並不是完全壞，完全不美，完全不適用，只因一經工匠與藝術家隔絕了，他們底美感缺乏了，才會走到今日底地步。故要器底改造，衣服底更擬，等等關於日常生活底事物，我們當有相當的貢獻，總而言之，國產運動是今日中國藝術家應當勵行底，要記得沒有本國底事物，就不能表現國性，沒有美的事物，美感亦無從表現。大家努力罷。

烟舖門口

C. Y.

星期六的下午，飲香蘭蘭地在屋後慢。他同亦環遊到章公路五天了，這五天裏他感到若干的不適。第一樣是章公館的總差老媽全是稱他老爺，第二樣是他們底住處太接近主人——同主人對面。最初他聽了「老爺」「老爺」彷彿有些刺耳，但現在他也能勉強答應，不致紅臉了。惟獨這後一層簡直是沒解決的辦法：地下滿是地板，昇微生一點動作就要被聲響給洩露出去，所以在白天裏，他或地下課回來一見面的接吻，竟無形壓抑，他們只能笑裡傳神。縱有時他們想互相接近，亦須要緊握著腳跟，打聽裏向外看看，飲香亦不禁要把窗簾關。話更不能暢說，甚至有時念書全不好意思高聲。這一切都是以前感不到的苦痛，所以赤張三番五次地向他說，這種半獄生活地耐不了，不如搬回原地或是搬回章公館的東屋，但原址已經轉租給人家，房錢交了三月，而公館的東屋又被章家底親戚借住。年月日赴的，他們有什麼法子呢？

不過這事在飲香看來，似乎不像赤張那樣汲汲地了不得。「少抱兩次算什麼？」誰說那算什麼，這不能念書，而且——她用手拍床，臉兒不覺有些紅。他笑著說：「左右我們再住上兩月就回家了，明年再說。」——這是星期五晚上他們說的，去年的皇曆今天不能看，一過了一宵便如過了一年，今天飲香對他們這新房子增添厭意了。翻開書靜坐著坐不下去，地下又發熱不住要有咯吱的聲響，飲香太太聽見，怪有些不好看，再

晨報

本報各埠分銷處
上海：南京路...
天津：法租界...
漢口：英租界...
廣州：長堤...
香港：德輔道...
北京：前門外...
長沙：太平街...
重慶：打銅街...
成都：春熙路...
昆明：正義路...
貴陽：中華南路...
西安：南大街...
蘭州：南門外...
迪化：南門外...
庫倫：南門外...
海拉爾：南門外...
滿洲里：南門外...
齊齊哈爾：南門外...
哈爾濱：南門外...
大連：南門外...
長春：南門外...
吉林：南門外...
四平街：南門外...
安東：南門外...
撫順：南門外...
遼陽：南門外...
鞍山：南門外...
本溪：南門外...
鐵嶺：南門外...
開通：南門外...
懷德：南門外...
梨樹：南門外...
伊通：南門外...
德惠：南門外...
九台：南門外...
農安：南門外...
懷德：南門外...
梨樹：南門外...
伊通：南門外...
德惠：南門外...
九台：南門外...
農安：南門外...
懷德：南門外...
梨樹：南門外...
伊通：南門外...
德惠：南門外...
九台：南門外...
農安：南門外...

本報各埠分銷處
上海：南京路...
天津：法租界...
漢口：英租界...
廣州：長堤...
香港：德輔道...
北京：前門外...
長沙：太平街...
重慶：打銅街...
成都：春熙路...
昆明：正義路...
貴陽：中華南路...
西安：南大街...
蘭州：南門外...
迪化：南門外...
庫倫：南門外...
海拉爾：南門外...
滿洲里：南門外...
齊齊哈爾：南門外...
哈爾濱：南門外...
大連：南門外...
長春：南門外...
吉林：南門外...
四平街：南門外...
安東：南門外...
撫順：南門外...
遼陽：南門外...
鞍山：南門外...
本溪：南門外...
鐵嶺：南門外...
開通：南門外...
懷德：南門外...
梨樹：南門外...
伊通：南門外...
德惠：南門外...
九台：南門外...
農安：南門外...
懷德：南門外...
梨樹：南門外...
伊通：南門外...
德惠：南門外...
九台：南門外...
農安：南門外...

目錄

惹得她走過來照顧，那才更倒深一層的電呢！上星期六的午後，她們聚吟吟地在中央公園散了一回步，隨後是亦派底主張，一同到真光劇場。她似乎有些電影癖，而他呢，已經入了法律系，將來不做官，就爲官，那能任使英雄氣短的帶文學性的東西上斤斤注意呢！遲暮佳人的片子又不算好，若非有她，他一定要半途退場。但那夜歸來之後，他發誓不看電影，「我自悶不死人！再去你自己去。」「我自己已去。」

C君剛到他們那去，他們是不客氣的。朋友。據云亦祇在女子師範沒畢業的時候，C就親眼見過她，在他們婚姻未成之前。先欲告還會問「道」於C來呢。「點半的時候，她提議看電影去，他不可可否，她自己收拾她底行囊，C漫不經心地說，『Duna底作品還不算壞』。欽香翻了翻白眼，他本想C要帶着他說服她不要她去，但——『你不去我可要自己去了。』——C先生呢？」「對了，頂好你倆一同去，你不是沒事？」「沒事，不過一塊去吧？」「得了，你倆去。我——輩子不看電影的！」

「多本不該說的話呢！」 今天的天氣特好，欲吾掀開窗簾，院裡陽光射進，聽差早把肥盆菊花搬到陽前。章太太在睡午覺，院裡靜悄悄的。聽差閒散地蹲在地下，「花花」一解，一對小叭狗兒搖着尾巴爭先恐後地跑來。「滾！」「爬！」黃的咬黑的，黑的噴黃的，它們圍着聽差打迴旋，歡躍地追逐。「楊老爺，你看這一對好不好？」他勉強點點頭，緊把窗簾放下，把日絲移到書上，但模糊的一片白紙，看得到什麼？「一對？」「動物還像那樣愛悅，而總免掉頭一無留情地去了！」他重立起來談，「唔肢」的聲音越顯宏重，他想到章太太，趕緊斜躺在床土。

「她也不是淡然無情呢？」他把手攪到頸後，漫然地迴想。

第一次！是的，第一次他去她家，老媽子報了客來之後，老丈人接過門口，前地視視地站在階下，草笑地點一點頭說：「昨天剛回來？」「是的，昨天剛回來。」

神秘的神祕，上帝滿把它標示出來。飲吾對她十分不放心的，他知道她考第一，手筆漂亮，並且能用藕荷布紋皮給他寫委婉膩人的情書：「你爲什麼要叫我姐姐？……你們快放假了，我着急，我

「不開臉行不？」——但她底美麗，全是自別方來的消息，有人說她像薛寶釵底豐肌玉骨；有人說她像黛玉底淚雅別致；還有人說……總而言之，從沒人說過壞。他這一次的親見，真覺得人言爲不虛，在冥冥裏似已介紹清楚，他忘掉初次見面的生疏。

「不要回去！在這裏吃了飯。」

「工夫不小了，恐怕家裏還等着。」

她不再作聲，把嘴一撇，一拌門廳走了出去。

當他向外走的時候，她底頭幾乎低成九十度。

「你說話了婚苦懂不苦懂？」

S 摸不着頭腦地一笑，說：「你又在奚落我了！」

「理想的快樂」些沒有，那如不結婚好？」

「太太呢？」
「出去了！」
S 不禁地自吃一驚，沈默了半晌他才把今天才下火車的話告訴欣吾。
「現在幾點了？」他突然一問，S 不解其意題地告辭了。
「回見」，「回見。」

四點一刻了。

他咬着下嘴唇，走到鏡台底下。那是他同赤張共同照的鏡了：「不許笑。」

「有誰先笑了？笑了被罰一下。」

「嘻嘻。」——「噶，不齊！」

上星期還演這幕，他恨鏡子不留住她底笑痕。「啊，也甜蜜，」他想。「但怎末她今天去的那樣決絕呢！」

平常他們說笑話，話互不干涉人底自由，她可以有男朋友，他可以以嫖女人。她說他要嫖女人可以順便帶着她去，學浮生六記改裝束的辦法。她隨即把他底衫袍披起，顯長些，再要戴他底簪帽，碍於髮髻，只能在額上斜斜着。「看這真是一個活怪物了！」她把帽子一扔，倒在床上。他攔開她，吻着她，笑着說：「孩兒也有失敗末？」

然而她竟無聊惜地揚長去了！
飲吾自想他從沒差待她的心思，爲補習英文課，陪抱着她十一點半才能睡覺。那次她怕臨時考，有十幾頁還沒掃清，她竟哭了。他攆定她代她擦淚，啊，她何等小綿羊般地依偎可人呢！「但今天爲什末非堅持她底主張了？」他接着坐下

「我對她有什麼不起？」……「慢慢想。」

他胡亂地翻她底練習簿，在那底面上是他代她寫的：

**Begging Another Kiss',
Og Color of mending the former**

For Love's Sake. Kiss me once ag

ain,

I long, and should not Beg in vain.

翻的是：「再教我吻一個，補以前的。」

「助助，你可不要不允許我！」他們舉

of mending the former. | 接

「For Love's sake」，要叫他說，「For Love's sake」。

「再教我吻一個，補以前的那一下。」

她來了，昏兒壓什屈兒，她何什拒絕次呢？「噯，是了，她故意和我開

人，故意虛張聲勢地說走，看我還末個
法。我太傻了，也值得喪喪地說：你

「也怪C，他跑來作什麼？
我早抱住她攆下她了。C真可恨
去吧！」

電影場裏，黑洞洞地電影場裡，他們一塊，啊，手！身子！……」

欽吾又遷怒到C君了。

「我誤會了珉兒，然而……」他

本太太正在洗臉，以為發生了什末大事，也顧不得擦趕緊跑過來。

「怎末了？」

「坐的猛了些，扭住了。」

[illegible]

「這是一種羞辱！這不成！我要

「絕交，絕交！」

「離婚絕交！」他已到真光門口。
正是五點半，黃昏色昏黃地看到紅

綠女的觀衆蜂擁地走出。他裝買煙捲

最末後他才看見C

「好！下禮拜還來。」

好。」

鈇香把脚一踢，一躍下去！……

二六，一二，五。

椅子脚裏。

讀「盧梭論女子教育」

孫東侯

我讀了梁先生所著的「盧梭論女子教育」之後，不禁使我想起無限的感慨和失望！生在廿世紀思想進步的時代，和民主主義的國家，不想還有公然舉例主張男女不平等的「男女平等」一說，那說而特盧氏所擬的人。盧梭之擬女子教育固有其當時的環境和潮流的趨勢，使他不自然而然有他那種的主張，我假想他是盧氏復生，於今思之，也有餘憾呵！就是現代講教育史的人或教育思想史的人無論講到盧氏論女子教育一章，都要說盧氏太輕視女子教育乃蔑視女子的人格，與他平素的自然主義和平等論不一致；獨梁先生說「盧氏的女子教育論，非但徹底，而且尊重女子的人格，和第四組的尊重人類前進一步，此實足以矯正近年來男女平等的邪說，非過天才，還竟難此？」他在教育學說上所造的孽，可說只得一半——真值得梁先生之恭維！

梁先生既主張盧氏論女子教育與他的平素的教育的主張是一致的，為什麼又要說「盧梭論教育無一是處。唯其論女子教育，的確精當」豈不是自相矛盾？人性之不同，各如其面；個性差異，男女個性有別；只要學過心理學和生物學的人都能知道。近代的德謨克拉克西的思想，平等的思想，和男女平等運動，就是尊重人類的自由和發展人們的個性，提高男女的人格，使男女均有受教育機會，受同等待遇，因為在歐洲文藝復興以前，人們的思想均受古貴族和教會之束縛，盧氏提倡「民約論」「平等論」及「返諸自然」的教育學說，在我國女子因受數千年遺傳下來的「重男輕女」的觀念，女子常受男子壓迫及社會上之種種虐待，提倡新教育者，幾作解放女權運動，倡男女平等種種論調，當時固遭一般遺老和頑固派之譏諷，不料受了新教育的梁先生也認為「近代的德謨克拉克西的思想，平等的思想，其起源即由於不承認人類的差別；近代所謂的男女平等運動，其起源即由於不承認男女的差別」，所以他的結論是「主張男女平等者乃蔑視女子特有之個性，實即侮辱女子的人格。」依他的邏輯，因人有差別，人格遂亦有差別，凡不承認各人所有之個性，即為侮辱人格，彷彿是不錯，不過主張男女平等者，並非是如梁先生所說的那樣簡單。

梁先生說「男女平等觀念，影響於近代女子教育趨勢者，至大且深。現代女子教育最顯著的趨勢，就是把女子訓練得

像男子才好，這真是徒勞而無功的事。——我們看了他這一大段話，就可以知道他把「男女平等」的意思講錯了。我以

為男女平等的觀念，是對於從前男女不平等的待遇及教育機會之不均等，而起的反動；並非如梁先生所說的「是要把女子訓練得像男子一般。」至於他引盧梭的話，前人已批評過，茲不贅述。梁先生所舉的例如「現代時髦的女子，可以抽雪茄煙，可以比基尼足球，可以做參議員，做省長，可以做任何男子所做的事。即使女子做這些可以做好，還比男子做得好，但是她已失了她的女子的特性。換言之，她已失了她的人格。」這幾句話更令人惑疑，女子抽雪茄煙，固屬不幸，但是非受新教育的影響，北方的女人無論未受教育或已受教育大多數抽雪茄煙，還有時抽大烟，舊式家庭都免不掉的，未必也受了男女平等的影響？可以說是女子的性質未定，受了社會惡習慣的熏染，還可以逼得去；但現在女學生抽雪茄煙的並不常見。女子可以比基尼足球，做參議員，做省長，這完全是女子教育的良好結果，未必梁先生還要主張女子的美是「三寸金蓮，弱不勝衣，纖纖為美阿！體育無論男女的個性如何，都是要講究的，不過因生理的關係，女子不可過於激烈耳。做議員，做省長是女子應作的事，非男子的專有品，亦非男子生來就有做議員做省長的特性，女子生來就沒有此種特性！不過從前重男輕女，女子未受教育，不能發展其天才，沒有做議員和省長的機會，無形中剝脫了她的利權，這纔是侮辱女子的人格！現在女子教育發達，女子有相當的機會和時間，去受同樣的教育，發展她的天才，她有了學問智識才力，怎麼不可以做議員和省長，同男子一樣的去擔當國家的大事阿！

梁先生引盧梭抑慕希臘女子教育來証明女子教育與他的自然主義和平等論是一貫的，更為錯誤。女子料理家務固為分內事，但女子特性除生理上與男子不同外，其餘均大同小異，為什麼女子必拘拘於如囚犯一般關在家裏料理家務，其餘的天才就不讓她發展，並且他還引盧氏主張女子教育應注重女子服從之心養成及柔和的性情的話，以為女孩處處都該受束縛頤制，所謂「男校可使他盡量的吃飽，而女孩這樣是不行的，盧氏既主張人類自然發展，女子亦人也，為什麼不可以自然發展，處處要受點束縛制？男子可以吃飽，女子為什麼又不該受平等待遇，讓她吃飽

？這不是盧氏的女子教育論的主張與他的自然主義和平等論之大相矛盾是什麼？

更奇怪的是梁先生以為「現代有些女子因為受了女子教育要求經濟獨立和抱獨身主義，都是現代女子教育所造的罪孽。」現代女子受了新思潮的洗禮，有時感覺婚姻制度之不良或別種原因，而抱獨身主義，固是一件不幸的事；但是女子要求經濟獨立，不願為社會和家庭之寄生蟲，這正是現代女子教育注重男女平等之善果，使女子有自立的能力，不受男子支配，這是多麼可喜的現象，梁先生反說是現代女子教育造的罪孽，未知是何用意？或許是梁先生是文學家說的話，帶點藝術的性質，我看不懂，還請教教！

盧梭的女子教育最徹底的是他把女子教育的目的，看得太狹隘，他的理想的女子教育，就是養成「賢妻良母」。現代一般教育家認為不滿者即在此，不料梁先生反以為有值得我們研究的價值，你看他說「誰不知道，盧梭是革命思想的前驅，是平等學說的先覺，是近代教育思想的奮斗！」以盧梭而主張「賢妻良母」的教育，所以益發覺得我們的研究。」這種恭維教育家的精神，我是很佩服的，不過以為凡是名人說的話都沒有錯處，都值得研究，恐梁先生的話也有點害人吧！我前面都是對於梁先生的原文和舉例的疏漏加以質問，因為他對於盧氏的原文未能根本明瞭，則他對盧梭的女子教育論與其根本思想是與愛爾蘭前的一貫的主張的解釋，恐怕也未見得正確。我最疑難的就是他先生的最末兩句話「盧梭論女子教育，容或與他平等的主張少有出入，從自然主義方面觀察，則是順理成章，毫無矛盾。」輕輕的寫幾句，就把他的一貫的解釋說清楚了。前面的幾句什麼「自然的平等」我更弄不清楚。並沒有的證據把盧氏前的一貫的主張的大道理說出來，我真佩服梁先生的文學的天才！

我的結論是梁先生無論如何都不能把盧梭的女子教育論是與他的自然主義和平等論是一貫的，不相矛盾的。我前面已說過，他既主張自然主義和平等論，他就該讓女子有受良好教育的機會，自然發展其天才，與男子在社會受同等的待遇，為女子處處要受點束縛制？男子可以吃飽，女子就不行呢？請梁先生明以教我！

師大

朱湘啓事

我的「新月月刊」出版第一期了內容有我的「新文月刊」出版第一期了內容有我的「新文月刊」出版第一期了內容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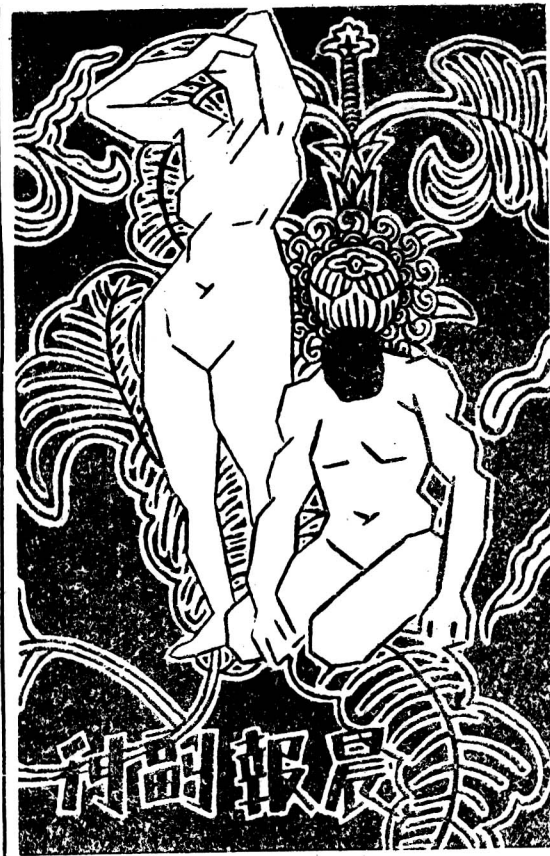
晨報

中國文詞學 三
新學 二
文藝 二
小說 二
戲劇 二
社發 二
本報 二
法 二

可用郵票代價訂者請向北京清華學校與我直接接洽

代售處：晨報社，北大出版部
東安市場佩文齋，翰墨場。

目書錄品
雨熱風天
的書風遠
八四五角
角五角



晨報副刊

評藝專二次公演

(上)

張嘉鐸

要是「一只馬蜂」能够咬成「親愛的丈夫」來，那我們情願多有幾個養蜂人，少幾位研究婚姻制度，女性解放的社會學者。去年藝專第一次公演的「一只馬蜂」，够使得我們賞心曠目，但是今年的「親愛的丈夫」是一齣更新穎，更淵博，更果敢的劇本。因為劇本本身優勝了，欲獲得舞台上的成功，那便更難多了。

「親愛的丈夫」的事實，是很簡潔的……其實丁西林先生的劇本的事實，都是很簡潔的。他的劇本的事實，根本不在戲劇的情境 (Dramatic Situations)。在「親愛的丈夫」裏，沒有頭目的，一個詩人任靜庵與一位名伶黃鳳卿同住在一起，住了二個月，黃鳳卿把靜庵的家治得很有條理

反的，但是人與人，個人的不同，我以為更是非的。這亦可見得劇本，祇知道一樣東西的面價，不知一樣東西的實值。在這戲裡西林先生根本沒有想構成一個大情境，亦沒有想揭示一個大題目。他唯一的思想的背景的同伴有異性時可以沒解釋到西林先生似在戲謔新式的女子教育，設想本能的敬過教育，立着理想的同居的適心，及陳出同性相親的可憐。來評衡丁先生的劇本，或察實他的戲劇，我們根本就應當去搜索「驚心動魄戲劇」的情境 (Melodramatic)，或者去探求一個普遍的，淵博的，根原的情緒的背景。

「把他的頭髮剪短了，衣服翻新了」，因此這位詩人亦多寫了幾個字。但是無尾的，黃鳳卿有一晚忽然被步軍統領衙門傳去到大帥家裏明會去了，彼此在二十分鐘的時間內就離別了……永久的離別了。黃鳳卿是男是女，詩起初沒有知道，同住了二月，亦沒有疑問，歸根亦沒有曉得詳細。黃鳳卿自己亦到底沒有說出他姓屬的真正，祇說了「一個純粹的女人，一個理想的女人」。恐怕一般的觀眾，對於這種杜造的人物，始終如是一個開葫蘆，看得頗覺不痛快。唉！其實二個富有理想，各具奇才的人，同住在一起，根本一個是男是女，是無重大關係的。

在西林先生的戲劇，最像王爾德 (Wilde) 的一派，精美在對語上。他們的對語，非特是文風上精緻，結構上，淳化，並且絲絲縷縷的寸鐵語；(Witty e Pigrams) 而這些機智的寸鐵語，又都是復悲笑的，很新穎的。要是「一齣戲，祇有精美談諧的對語，那當然便就苦了劇院的導演家。憑了什麼力量，就把這種戲排演出來了，總不免使一部分的觀眾「渴睡又上來了」。換言之，若是一齣戲的本身不夠多動作，動作又不够緊湊，來提起觀眾的興趣，便就使一般的觀眾，或覺得乏味起來了。要是這種的戲，在舞台上再減少一點點重量，異想的解釋的工夫，那根本就把戲的性質，總然的淹沒了。這種表演的艱難，便是這次藝專公演「親愛的丈夫」，不很成功的元運。

一點的動作，亦還不够濃厚，來表演詩人的情緒。任靜庵是一個詩人，是在寫千言萬語的文人，是與「非男非女」同居的人，是同名伶發生情感的人，不但是他的天性，他當時心情的狀態，應當表演得富有熱情，專一恍惚，就是他的極細緻的動作，亦應當演得稍為激烈些，情急些。詩人或總稱的藝術家，他們的內心雖是微妙精細，但是他們的外表的動作，都是像北苑大筆畫家的筆法彩色。韓廷讓飾任太太，到還適當。這並不是說他的性屬的適當。其實黃鳳卿是一個男人，他剛巧是不多不少的合適。雖是對於男扮女裝，中國人是極有歷傳的經驗，但究屬是一件非常的事情。特地是對於出台過一次或二次的演員。對於韓君飾黃鳳卿，我們到並沒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不過就缺乏一點銳銳鋒利的彩色。因為黃鳳卿是一個名伶，對於喜怒哀樂的表現，他不但是天生的靈敏銳利，就是他一生舞台上的經驗同習慣，够使得我們感覺得他是一個尖銳伶俐的人物了。周鴻源原先生。原先生是一個不很須要的角色，是一個不很重要的角色，但是是一個極難演的角色。他的地位，無非是為答說談諧的對語。要知道戲中的談諧對語，須說得使我們理會得到，而同時不感覺得他的顯而易見，這樣，談諧才是談諧。機智或談諧的對語，要是說得說教同背書，那立刻就像收師教士的引經據典，失去他的興味。說談諧的對語，或機智的寸鐵語，第一要有相當的截止，變化的腔調，同靈慧的臉部的表演。徐永慶飾老劉，演得頗切實，頗能表演總差的個性，不過他還可以體法長縮，使東張西望，有節奏一點。總言之，「親愛的丈夫」，就是惹

在「男假裝女」的情地上，我構成一個「誤謬的結合」的巧計。至於在人情方面男女的不同，根本是極細微的，但是一般庸衆，反認為極大的。陰與陽雖是相

好像是一個世俗的兩人，就在動作上，亦沒有一點點拓，很漫，舉動的性格，就有

一點。總言之，「親愛的丈夫」，就是惹

動了我們的笑臉，作為這次公演的成功，那亦是因為劇本本身的藝術價值的原故。但是西林先生的戲，若是祇憑舞台上不盡的閃爍，我們的心開了，我恐若是西林先生自己在場就要起一種不耐煩不滿意的情緒了。因為他或者反覺得他的劇本，僅是一篇的漂亮話，一種的俏皮文字罷了。不過丁西林先生的劇本，我以為根本不必定得達到台上去試驗，去証明，去博衆愛，「文學戲劇」自有他本身的美質，本身存生的價值。不過像他的「壓迫」，可稱為戲的戲了。總而言之，西林先生的戲劇，不論是文學派，劇院派，他的字句的機智，結構的精緻，情境的恰例，都是我們十分的稱許的。所以我們自他第一個，劇本出世以後，我們常常在紛擾讀幾篇多事的劇本。譬如「親愛的丈夫」，在編幕的篇幅裏，根本沒有用武的地方，要是是一齣三幕或五幕劇，那便就是一個絕頂的劇作了。因為這戲不像「只馬路」同一「壓迫」。這後二個戲的事實，情境，意識，究屬簡單都了。歸根我們期望，在這個壓迫布滿的北京，西林先生能够再增添給我們幾個「壓迫」，增添幾個冗長，沈重，難堪的「壓迫」。

(上篇完)

人散了

于昨

人散了，在蒼茫的夜半，我低首默立於月下，守着我不能轉動的疲憊之靈魂。此時我已沒有睡意，人語，我的心在顫慄着，苦吟着，醉醉於醉酒之中，哀感着這妓女似的強笑與情的情運！因而「我立誓要踏破所有的友誼！」

這是毒藥，也是自劑，在此死寂之夜我將此苦汁和着冷酒生吞的飲下，從過去的深谷中，我失墜了，痛哭着夢影間殘餘的哀感之尸體。如今，呵，如今，我慘笑着，歌笑着，足踏着曾經被我鄙棄的上帝，用深心的利刃刺着生存於恐怖的希望，撕破了殘愛之假像！月，在你幽慘的寒光中，宇宙一切的美麗，光榮，好意都已消去，只能看見心愛的花草慢慢萎去，枯黃的葉兒飄飛。無語的雲天，無語的大地，無語的荒院中——

「逝了，生命途中閃閃的燈光！」黑暗能，死寂能，這正是萬情死滅的地域，我像深沈於無邊的死寂之大海，疲憊的靈魂正需要無限長時間的休息。天知道，我像一匹荒涼間刺痛的駱駝，身邊真有枯草，真有滴水，因而也沒了天真的微笑，悅人的巧語！是，記憶中的

山死死了，星光逝了，情愛傷了，這病弱的身軀竟成了靈魂飄動的幽獄，呵——「這猶如有一天也會成生命中的奇蹟」說，我的真心之情意已隨着寒風飄落了，深葬於萬古不化的奇峯的白雪，深葬於十字街頭的污泥，我的真心之情意已隨着寒風飄落了。以後，更無微言，歉解的以後，我希望着從白雪中，污泥裡——「生命之荒塚應到些微的慰藉，寫成一首歌曲，遺留在此無岸岸，無光明，無花草的天宇裡。」日出能，日落能，在我這荒涼之地獄，將斷絕了一切的踪跡，除我自己，我打開窗戶——

妹妹

潘振武

在陽春二月的溫和和，妹妹，就別了。他的丈夫要靜地死去了。

他的丈夫佩佩，現在彷彿失了神似的，竟大不住地哭泣，因為他們是深愛的相愛着的。尤其是這種淒涼的情形之下，他的困苦的日子，如一個孤獨，生靈的艱難，兒女的來運等等，只要他一顧慮到了，便恨不得一口氣跑到她的墳前，抓出了一個大窟窿，和她拼死去的。但是，事情是怪呢！他的悲苦，仍舊不能減輕一些，反而與女兒們號泣的聲音，這樣，雖然他用一種父道的威嚴壓束得十分殘暴，還是不能止息他們；真是給他氣極了。心頭裏便冒出一大火來，惡狠狠的對着他們的面前撲去，他們吃得一驚，越發大哭大哭了。他於是放聲了手，神氣十分頑強，只是吁吁低着沉重的頭，不由得淚流滿面，一樣地嗚咽的流泣了。

「唉！該是我的氣運不好吧！只是幾天的病，死神便給我的臂膊中這去了！她生着一個長大的耳朵，變形的眉毛，又是一個天生的慈愛心地；她的歌人觀念，比什麼的嗜好都強。照書上說，和和合合的白，她直是有個長命富貴的福星照耀她的。但是，現在呵，

她是長着長耳朵的，已經安穩的躺在土坑裡了！她是安靜嗎？不，她一定在咀咒着我的命硬刺了她的。那是真的。絕對的，確實的，她的死，完全是她在陰司的獄裏坦白承認過担負我的罪惡的債而替代的致死了啊！她的心一定是不安靜的，因為她的事業許多都沒有做完呢！

「其實，留我生活着又有何用呢！我的命硬了！我的命硬了！世界上一切的罪惡，彷彿都加到我的頭上來了！兒子們都是不能原諒父親的，他們吐着，哭得要飯吃，倘若我教訓他們哭得要該打。像他們這樣小小的年紀，性很上的罪惡，都已結得十分充滿。不然。為什麼着打之後，就能靜靜地相安的睡着了呢！

「女兒終是比孩子們可愛，比任何可愛的小孩子都要有趣，這是一股普通做父親的心理所認為事實的。唉！我的家庭的繁榮，從此結了！兒子們一個一個都已經長大到七八歲，一副板臉的面孔，粗面的討厭的模樣，終生使我發怒。如果一經我的怒火撲到心，又該他們吃點虧，討幾個熱刺刺地耳光的時辰到了。只有剛離開襁褓的女兒梅英，似乎還覺得一點可愛，這也許是她的笑臉的緣故使我歡心吧！她彷彿不知道似的，時時是死了！只是愛笑着，發瘋地沿了桌邊移動。我應該明顯地記着的，妻死去的那天，眼眶裡的死光漸漸落落的似閉閉開有去的樣兒，總是有點事着着合不羈眼睛去吧！但是死神已經促住她了！

在臨末的幾分鐘的時間內，她示意着待我承認了當心留意的給小女有管的話，她才放心的斷氣去了！啊！我的愛妻梅英，這完全是我的一種責任所在，並且我敢發誓，總要事情一想到困難起來，我只要緊緊的抱着她了，就彷彿能够解除了我許多的愁煩似的。呵呵，我的寶貴！我的心肝肉！」

佩佩悲憤似的，腰筋一半兒瘋狂，逐漸的麻木了。他黃嫩一般的面孔，眉頭微弄，已經顯得十分愁苦的；現在看去，格外深刻地給人憐憫了！

迷人的春風，一陣一陣地往田野間撲過，山杜鵑也斑斑的染上血痕了。遠處的黃鸝坐在枝上不住的亂啼，這聲音確在杜鵑和鳩和之間，又悠揚，又清悅的，帶有一種訴苦的情調。他越發的想起，如何他伏在她的墳前哭泣，四野的空氣寂靜的，聽聽不到她的一言半句的回答來，他

晨報
社發
廣告刊例
零售每份五分
本埠每月一元二角
外埠每月一元五角
廣告刊例
第一版每行一元
第二版每行八角
第三版每行六角
第四版每行四角
第五版每行三角
第六版每行二角
第七版每行一角
第八版每行五分
第九版每行二分
第十版每行一分
第十一版每行五分
第十二版每行二分
第十三版每行一分
第十四版每行五分
第十五版每行二分
第十六版每行一分
第十七版每行五分
第十八版每行二分
第十九版每行一分
第二十版每行五分
第二十一版每行二分
第二十二版每行一分
第二十三版每行五分
第二十四版每行二分
第二十五版每行一分
第二十六版每行五分
第二十七版每行二分
第二十八版每行一分
第二十九版每行五分
第三十版每行二分
第三十一版每行一分
第三十二版每行五分
第三十三版每行二分
第三十四版每行一分
第三十五版每行五分
第三十六版每行二分
第三十七版每行一分
第三十八版每行五分
第三十九版每行二分
第四十版每行一分
第四十一版每行五分
第四十二版每行二分
第四十三版每行一分
第四十四版每行五分
第四十五版每行二分
第四十六版每行一分
第四十七版每行五分
第四十八版每行二分
第四十九版每行一分
第五十版每行五分
第五十一版每行二分
第五十二版每行一分
第五十三版每行五分
第五十四版每行二分
第五十五版每行一分
第五十六版每行五分
第五十七版每行二分
第五十八版每行一分
第五十九版每行五分
第六十版每行二分
第六十一版每行一分
第六十二版每行五分
第六十三版每行二分
第六十四版每行一分
第六十五版每行五分
第六十六版每行二分
第六十七版每行一分
第六十八版每行五分
第六十九版每行二分
第七十版每行一分
第七十一版每行五分
第七十二版每行二分
第七十三版每行一分
第七十四版每行五分
第七十五版每行二分
第七十六版每行一分
第七十七版每行五分
第七十八版每行二分
第七十九版每行一分
第八十版每行五分
第八十一版每行二分
第八十二版每行一分
第八十三版每行五分
第八十四版每行二分
第八十五版每行一分
第八十六版每行五分
第八十七版每行二分
第八十八版每行一分
第八十九版每行五分
第九十版每行二分
第九十一版每行一分
第九十二版每行五分
第九十三版每行二分
第九十四版每行一分
第九十五版每行五分
第九十六版每行二分
第九十七版每行一分
第九十八版每行五分
第九十九版每行二分
第一百版每行一分

